

恐惧藏于人心深处

——男人篇——



鬼话连篇

GUIHUA LIANPIAN

李志敏 尹祥智 著

CFP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鬼话连篇

GUIHUA LIANPIAN

李志敏 尹祥智 著

—
男人篇
—

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话连篇,男人篇/李志敏,尹祥智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01.12

ISBN 7-106-01844-9

I. 鬼… II. ①李…②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0595 号

责任编辑:李 林

封面设计:朱 晔 张 婷

版式设计:张 婷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鬼话连篇(男人篇)

李志敏 尹祥智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邮编 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2年3月第1版 2003年4月北京第2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/9.375 插页/2 字数/200千字

印 数 8000—14000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844-9/I·0325

定 价 18.00元

目 录

鬼怪引路	1
串门说鬼话	9
夜旅闲情	45
死魂显真情	73
阴魂不散	84
酒宴鬼开心	126
死人复活	153
歌厅人鬼情	202
病房鬼友	238

鬼怪引路

浪漫主义作品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它必须从现实社会中吸取大量的营养，才能用丰富的想像力把它们组织起来，雕塑成不同类型的作品、神话传奇、科幻空间、理想生活……。牛鬼蛇神的出现和这些作品一样，是浪漫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孩子，是浪漫主义大花园中的一枝奇葩。可是长久以来，这只奇葩却被当作毒草拔掉了。这次，我们用文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类作品，把一大批好的作品奉献给读者，当然，对于那些已沦为封建迷信的害群之马，我们则坚决予以剔除。鬼怪引路旨在把读者引到一条欣赏鬼故事的正确途径上，共同欣赏鬼故事的神奇与美丽。



阿李算是见到了真正的侃爷，坐在对面的老席曾经创造了连续侃大山 17 小时的记录，当时铆着劲儿想一决高下的王大嘴实在熬不住了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睡着了。老席把王大嘴搬起来扔到床上，又开着出租车拉了一气儿活才休息。经此一役，老席神侃的名气算在小区里传开了。

老席能说会侃但不絮叨，而且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通，任何话题都能恰到好处地侃上几句。街坊邻居都爱和他聊天，但最常和他在一起喝酒聊天的是小周和大龙。

小周和老席住对门，参加工作开始就做了秘书，做了四年还是秘书，只是所辅佐的领导从处长升到了局长，他也从处长秘书变成了局长秘书。一个身高七尺、膀大腰圆的男子汉当秘书，小周心里非常不平衡，但他的一笔好文章在单位里没人可以替代，曾经好几次提出过换工作，局长总是不肯。每日跟着局长东游西走，局长吃什么他也吃什么，局长喝什么他也喝什么，除了工资不一样，其他的也算得上是局级待遇了。想到这些好处时，小周心里才好受些。

大龙头脑灵活，路子广，什么生意都做。大到木材、煤炭、药品、化工原料，小到服装百货，甚至连西瓜苹果都卖过。整天和形形色色的卖主、买主打交道，大龙虽然精力充沛，也有点吃不消，就在这个僻静的小区里租了个二居室。最近生意不好做，大龙感觉到房租越来越难以承受，就在报纸上登了个启事，找人合租。

阿李大学毕业后，在中关村找了份程序设计的活，也图这个



小区安静，恰好看见大龙找人合住，于是他就和大龙成了室友。

房主是老席，按老席话说就是：这一辈子就攒了这么点家底。老席家住的是老婆单位分的房子，就在隔壁。原来的主人出国了，想把房子卖掉，老席觉得房价不高，咬咬牙，掏出了所有的积蓄，又借了一些钱，把这两居室买了下来，说是留给儿子结婚用。只是现在他的儿子星星才10岁，刚上小学，房子空着又可惜，就租给了大龙和阿李。

阿李刚刚搬过来，大龙就叫上小周和老席，买了箱啤酒，说是为阿李接风。

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转眼间天就黑了下来，几个人喝得兴高采烈，丝毫没有散场的意思。

小周说：“阿李刚来，大家还不熟悉，表演个节目吧。”

大龙首先叫好，老席更是赞成。

阿李推辞了半天，也推脱不掉，最后说：“好吧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，叫‘拖把的故事’。这是在学校时听说的，这个故事有点恐怖，有心脏病的不要听”。

说有一年放暑假，大部分学生都回家了，宿舍中空荡下来，只剩下一些远途的和准备暑假勤工俭学的学生。有一天半夜两点，一个女生起来上厕所，看见楼道里有位老大爷正在拖地，本来老大爷拽着拖把面向她，见她出来，老大爷转过身，推着拖把向反方向走去，地上留下一片红色。女孩睡眼惺松，根本没有注意，上完WC就回去又睡着了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女孩被楼道里的喧哗声吵醒，好像是发生了



什么事情，她穿好衣服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，听同学说昨晚有个女生被人杀死了。她突然想起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幕，又想到楼里打扫卫生的向来都是阿姨，根本没有老大爷，而且楼里面也没有拖把，那么那位老大爷用什么在拖地？

讲到这儿，阿李停了下来，小周问：“是用什么？”大龙说：“不会是人头吧？”阿李肯定地说：“就是人头。”

几个人眼前突然出现了用人头在拖地的诡异景象，禁不住毛骨悚然。大龙问：“接下来怎么样了？”阿李笑道：“接下来讲完了。”老席也笑了，说：“行，行，是够可怕的。我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是我在东北当知青时听说的”。

这是原来在北大荒流传的故事。那里都是茫茫的平原，乡镇与乡镇之间离得很远，出门都是坐长途公共汽车。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，一辆公共汽车在野外行驶，很晚了，司机和售票员都很累了，只想早点回家睡到热被窝里去。车上只剩两个乘客了，坐在车子最后面，背对着售票员。从背影上看是一男一女，女的留着披肩长发（注意：这很重要！）这两个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车，上车后就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也不买票。

那时千多千少一个样，售票员也不着急催他们买票，就这样一直都很安静，快到目的地了，只听那个女的对男的说：“你把票买了吧，好吗”？声音非常柔美好听，男的答应了一声，然后站起来走到售票员面前，从口袋里拿出钱，放在售票员面前，然后说：“同志——我买”，他的这个“票”还没说出来呢，忽然从他嘴里滚出一条一尺多长的黄绿色的舌头来，耷拉在胸前晃来晃



去，吓得那个售票员连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就昏过去了，那男的也急了，赶紧抓起他的舌头往嘴里塞……司机听见声音不对，就回头查看，那边一直坐着那儿没动的女的悠悠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呀，就是办事毛毛糙糙的，要不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。”然后又接着说：“司机同志，我来买票吧。”说完女的就站起来转过身……那司机也是叫也没来得及叫一声就昏过去了！原来那女的转过身，还是一头披肩长发。

老席讲完了，大龙将头转向窗户，又慢慢地转了过来，同时装出一种怪怪的声音说：“你们看我的头。”

小周一笑，说：“你的头是很怪，有七个窟窿。”老席端起杯，冲三个人示意说：“感情深，一口闷。”四个人将杯中酒喝完，又添满了。

小周说：“该我了，我讲一件真事。”

在好几年前，我们局下面的工厂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。有一位青年车工，他的车刀总是磨不好，常常受到师傅的批评，技术考核时也常得零分，渐渐地他失去了信心。有一天这个人上班磨刀磨到一半时，不小心被地下的管子绊了一下，摔了下去，脸恰好撞在正在开动的沙轮机上，结果半个脸都给磨掉了，死得很惨。

过了一段时间的一天晚上，有一位工人因为进度落后，偷偷地跑到工厂去加班。突然间，他听到沙轮机开动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看到了一个人站在沙轮机前正不知在磨什么，心想：这么晚了是谁跟我一样在赶进度，于是便走过去看看。那人回过头说：



“师傅，这样打多少分？”原来，那个人是在用沙轮机磨自己的脸。这位工人当时就吓昏了。

以后便传说，若在工厂看到一个无脸的鬼，并不要惊慌，只要对他说：“这样已经100分了。”他就会消失。

阿李听得聚精会神，见小周讲完了问：“那个吓昏过去的是不是你？”

小周说：“不是我，如果是我早吓疯了，现在还敢讲？”

大龙端起杯喝了一口，环顾一下左右，说：“就剩下我没讲了吧，好，我也来一个。”

说有一个人，一次帮别人搬家，偶然在阁楼里面发现一幅画。画的是后花园的风景，年代很久了。现在这个宅子也不再是一家人住，但风景还是差不多。他注意到画上面那棵老枫树，画得很奇怪。所有的叶子都朝着地上的一个地方。这个人就留了心，把画藏了起来。他猜想是不是这里面埋了什么东西。

一天晚上，他找个机会溜进来，悄悄地挖。果然挖到了一个坛子，坛子沉甸甸的，非常重。他赶快拿回家，打开坛子一看，如他想象的那样，里面是大块大块的金子。拿出金子，又是珠宝玉器。他高兴极了，把东西全拿出来。这时看到了坛子底部，上面写着鲜红的字：“还我钱来！”笔画十分的狰狞。

这个人吓了一跳，但是想想，肯定是主人怕人偷，才故意事先写下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他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，来到上海。在嘉定郊区买了一幢小洋房，准备开始过舒舒服服的生活。过了几天，房子装修好了，晚上他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



候，突然听见脚步声，缓缓地由远而近，正在走上楼来。奇怪了，怎么没听见有人敲门？这人怎么进来的？

开始他感到害怕，可是脚步声到了门口，就静止了。这时候看看钟，正好12点。第二天他看了看大门，锁得好好的。真奇怪！是幻觉？可是一回头，地上赫然有一行漆黑的脚印！！！一直到二楼。于是他加强了防范措施，装了很大的铁门。可晚上还是睡不着，或许是太紧张了的关系吧。眼睁睁地看着钟，又到了11:59时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由远而近，一步步走上楼来。到了12点，一切又恢复安静了。这个人受不了了，他开始后悔不该买这么大一幢房子，空荡荡的就他一个人。于是他在外面贴广告，以便宜得近乎白送的价格出租，想找个人和他同住。果然来了一个很结实的年轻人，朝气蓬勃，使他很放心。

说来奇怪，房客住进来以后，脚步声也没有了。这天晚上吃过晚饭，两人在房间里面看足球，到了12点，房客说困了，要睡觉。这个人说你不洗澡吗？他好像很疲倦地说：“不洗了。”就冷冷地躺到床上去了。这个人想，年轻人就是不爱干净。于是他就去洗澡，刚刷了牙，就感觉到地上进水了。低头看看，是血——满地鲜血——从浴池那边流过来的。他拉开帘子一看，那个房客就躺在浴缸里面，脑袋歪在一边，已经死了。

怎么回事？房客死在这里，那睡房里面那个是……？？？他不敢想了。偏偏这个时候，久违的脚步声又响起来，从睡房那个方向缓缓地走过来。透过毛玻璃，他仿佛看到是房客的身影，两手像断了一样垂在胸前摆来摆去。他吓得不行了，把能拿得到的



东西全部拿出来，放在门口，死死地堵住浴室的门，心里还在狂跳。

这时候又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，他仿佛感到后面有人站起来了。他不敢往后看，可是他看到了镜子。镜子里面那个已经死去的房客现在已经站了起来，头依然耷拉在胸前晃来晃去，两手伸出来。他想跑，可是门已经被他堵死了。小小的浴室里面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。

第二天，人们发现房子的主人死在浴室里面，镜子上用鲜红的血写成四个大字：“还我钱来！”

大龙怪腔怪调地把最后四个字缓缓吐出，靠在椅子上看着老席坏坏地笑。

老席说：“这个故事有意思，不会是说给我听的吧？我是房东，你们是房客。”

大龙反问老席：“你这间房子是不是也是挖一个坛子之后买的？”阿李和小周都笑，老席也笑：“就是就是，所以才租给你们的。”

小周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石英钟说：“10点多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散了吧。”

老席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：“阿李刚搬来，好好休息吧，需要什么，打声招呼。”

大龙拍了拍老席肩膀：“晚上要不要洗澡，呵呵。”

老席很干脆：“绝对不洗。”

串门说鬼话

鬼故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鬼故事更是如此。串门鬼话注意从民间收集素材，通过深加工和处理，同时把新的时代气息和流行元素注入其中，给这些经久不衰的鬼故事注入了新的活力，另外也剔出了许多被时代淘汰了的腐朽思想和落后观念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唯有源头活水来”。鬼故事要向前发展，惟有不断地接受新思想，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，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读者群。



天上掉馅饼没砸着阿李和大龙，可经常掉下来的臭鸡蛋、烂水果却冷不防地给他们一下。

大龙阿李找老席诉苦，老席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一起去打个招呼。”三个来到了臭蛋基地敲门进去，主人很客气地把他们迎进了客厅里说：“房主已于昨天搬走了，我们是新来的住户。”

阿李和大龙既高兴又遗憾。大龙丧气地嘟哝：“真是便宜他了。”

房主一家两口和另一个朋友正在开故事会呢，三人有些把持不住，一经房主劝说，便加入到其中聊了起来。大龙接过女主人递过来的茶杯说：“不如我先说一个助兴吧。”

从前有个每天都带手帕和卫生纸的好和尚，和尚一生吃素，他养了一只猫，又怕猫会捉老鼠，触犯杀戒，所以就帮它戴了一只铃铛，可怜的猫跟着和尚一起吃素。好和尚圆寂后来接到通知竟是往地狱报到，好和尚一生修行，应该到西方极乐享乐才是，心想是不是搞错啦，到了地狱一查，原来是好和尚生前喜欢喝茶，但却每次泡一杯，只喝了半杯，就倒掉了，必须罚他喝完生前所倒掉的水才可到天堂去。鬼卒带他去受刑，来到一个水池，靠！好和尚吓呆了，足足有半个昆明湖那么大。这时一阵铃声传来，好和尚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生前养的猫，脖子上还系着铃铛，原来是猫生前因没杀生，死后来到了地狱做了鬼王，主仆相遇分外高兴，鬼王知道了老和尚的遭遇，就唤了一大堆鬼卒来，一鬼一口很快就喝完了，所以好和尚很快就可以回天堂去了！



大龙说：“这个故事本来是说给小孩儿听的，可一端起茶杯，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来，没其他目的是想感谢贵府的款待。”

女主人笑着说：“这个故事我也听过，所以就只给你倒了半杯茶。”

男主人看着老席说：“老哥，您也给我们说一个吧。”

老席也是豪爽之人，点点头说：“行！不过我得先准备准备。”老席先清了清嗓子，又喝口茶开始说。

以前，我在某单位上班的时候，宿舍使用公用厕所，传说夜间常有喘息声，一列排开的厕所门，自门口看去还真有些恐怖。一夜，所长怀着惧意和无法忍耐的内急，蹲在其中一间忐忑的“上着”，上着上着喘息声便出现了，“什么东西？”，他边上边想着，突然想起从前听人说过碰到怪事时，有理无理破口大骂就对了，通常可以趋吉避凶。当下口念“三字经”，把记得的所有难听话一并骂出，说也奇怪声音就停了，“灵喔！”他想着。约莫一分钟后又一次响起喘息声，只好又抬出“三字经”继续骂，就这样与“声音”僵持了十分钟，那声音喘喘停停地好似和他卯上了。最后一次再喘起来，所长决定不跟他玩了，边骂边穿上裤头……怪事发生了，喘息声停了不说，干脆说话了：“同志，抱歉了，我今天吃坏肚子，呻吟吵到您了，但是……但是……你也该骂够了吧！”

女主人听老席说完后就笑，指着男主人说：“他便秘没治好那几年就这样，生怕没人知道他占着茅坑不拉屎似的。”

男主人不予理会，自顾自给老席等散完烟后才说：“万分庆



幸的是我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可是你呢，每到半夜三更还那样。”女主人脸微微一红，站起身来去开窗户。房主的朋友是一个健谈的小伙子，他接着给大家说了一个。

在一个偏僻的村庄，一条羊肠小径上有一根笔直的电线杆，说也奇怪，常常有人在那儿出事。不久一对年轻男女不小心骑车撞倒，当场毙命。一天晚上，五岁的小志和他妈妈在回家路上经过那儿，小志突然说：“妈妈，电线杆上有两个人。”妈妈牵着他快速走开说道：“小孩子不要乱说！”但是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，有一天，一个记者来采访小志让他带他去看发生车祸的地方，小志大方地牵他走到那儿，记者问：“在哪儿？”小志指指上面，记者抬头一看，电线杆上写有：

“交通安全人人有责”的字样。

他的故事把大家都逗乐了，原来他说的哪是两个人，仅仅是两个人字而已，记者无意中被小孩骗了。

男主人烟瘾不小，吞云吐雾的架式连抽了几十年烟的老席也自叹不如。

男主人悠悠地吸着，边吸边把烟灰弹掉，回忆似地打开了话匣子。

有一位我小学时候的老师，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。为什么对他的印象如此深刻呢？当然不只是因为他的相貌，还有他告诉我他的故事。邓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，大概全班有一半的小朋友要哭又不敢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邓老师的左脸颊上，有一块好大的黑青斑，几乎盖住了左半边脸，就好像是邓老师刚被人打



过，幸好脸还不会很肿。这块黑斑成了邓老师的注册商标，认识邓老师的人，直觉都会认为这脸上的一块只是胎记罢了，不过那么大一块，又刚好长在左脸，还真是少见就是了。不过我却深信他告诉我的故事，尤其是这块黑青斑看上去，还真的有点巴掌轮廓的样子。邓老师脸上的这块斑并不是一出生就有了，而是在邓老师大约三四岁的时候，发了一场高烧，差一点死过去了，邓老师说他在那场病的时候，有一次好像是睡着了，迷迷糊糊的又好像在做梦，一个人在外面游荡，走着走着迷路了，一急就哭了，后来走到一个很大的门前，里面有人叫他赶快进去，他一边哭一边走，走到一间很大的房子里，有好多人，这时候有一个好大的人很生气地问他：你来干什么，哭什么？而邓老师只记得他只是哭，旁边的人也在哭，哭到最后，一抬头，这个好大的人就给了他一巴掌。邓老师被打一巴掌后就醒了，醒来以后，看到家人都在哭，后来又变得很高兴，说要赶快拜谢……只是以后，邓老师的左脸就慢慢浮出了一块青斑，隐约是一个巴掌的轮廓，邓老师年纪稍长后，就明白了，每次想到这个梦，总是不寒而栗，左脸也好像真的痛了起来。

女主人说：“这都是大人骗小孩儿的把戏，小孩好奇心特强，见什么都想问为什么？”

老席点着头说：“我们家星星小时候就那样，有一次他问我为什么不和妈妈做一个弟弟陪他玩，因为他听幼儿园的阿姨说他们都是爸爸妈妈做的。”

阿李乐了，揉了揉鼻子说：“你们家星星可调皮了，他还给